

X

i 84

490.4

IK-4

No. 2174

12 i 84



富士川文庫

641





醫嘯卷五

龍北體

醉白道人編

成化間，邵陽民王興，手指甲內見紅紋，如

線，紆曲，每雷兩輒旋轉，小苦，興數欲自剔

去之，後夢一男子，形容甚異，謂興曰：余廼

龍也，謫托君體，三日後當去，幸勿訝。至期

雷兩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龍裂甲飛去，

陝西統志



人化驢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
既作僧嗜酒不檢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
得疾甚惡還家因臥一寒暑忽昏不知人
仰首長鳴頓仆於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
忍呼瘍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
間突出畏醜狀宜播急掩其衣愈痛切父
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
遍體生毛首面已肖驢形數日蹄躡俱備

兩耳翹然哮吼悲鳴四肢攣地卓立儼
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不可於是畜
厩中弗施轡勒驢嘶鳴不止且亂齧人試
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色負重致
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寄國寄所
志

見恠驚怖

予之祖父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
杜宜賜酒時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形

如蛇宜畏惡之然不飲其日便得胸
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
為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變故
云畏此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
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待
侍作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
有蛇因謂宜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宜
遂解甚夷釋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部
有威名名怨邵風俗通○案醫說引

遇中惡
滿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為近村
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侍婿同行遽狼
狽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
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映身
古冢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絛繫頸披髮
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
及逼視知為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
得免比入門舉家入徐問得實且怒且

笑方議向隣里追問。日喧傳某家少年
遇鬼中惡其鬼今尚隨之已發狂謔語後
醫藥符錄皆無驗竟癲癇終身此或由恐
怖之餘邪魅乘機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
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極惡
陰奪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為狂且戒
燥陽消

余長如德州盧氏所居曰紀家庄嘗見
敗絮病人

人臥時衣敗絮呻吟視之則一毛孔
中有一虱咬皆向內後足皆鉤於敗絮不
可解之則痛徹心髓無可如何竟坐視
其死此殆夙孽所報歟

奇疾

乾隆壬戌癸亥間邨落男婦往卜得奇疾
男子則尻骨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
則患陰挺如葡萄如芝菌有能醫之者一
割立愈不醫則死

使人飲水成此病因城取利內閣學士永
公時為河間守或請捕醫者治之公曰是
事誠可疑然無實據一村不過三兩井嚴
守視之自無所施其術僅一逮問則無人
復敢醫此證恐死者多矣凡事宜熟慮其
後勿過急也因不許患亦尋息是紀我聞

蓋聞里中有病脚瘡者痛不可忍謂家人
曰爾為我鑿壁為穴成伸脚穴中入鄰

家尺許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鄰家

痛無與我事圖書集成引

有醫者稱善外科一裨將陳回中流矢深

入膜內延使治乃持并州前剪去矢管跪而

請謝裨將曰鏃在膜內者須急治醫曰此

內科事不意并責我噫脚入鄰家然猶我

之脚也鏃在膜內然亦醫者之事也乃隔

一壁輒思委脚隔一膜輒欲分科然則痛

安能已責安能諉乎同上
背駝

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蝦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版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而即躡焉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也哉同上

鼠

琅邪有諸葛面病鼠癩劉真長見之嘆

曰鼠乃復窟穴人面耶張鼎思琅邪代醉編

梅侍讀年七十餘病足常拊其足而罵之

曰此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梅名

詢同上

足疾同上

足之不良君子所矜余不忍錄之然觀齊人戲晉客遂致喪師平原斬女子因而得

士則勸戒所存。如江革之辭銘，王柳之泣
友，晦翁之追醫，人品屢因之見矣。至若述
仲尼之稱王，駟死生亦大笑而不得與之
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視。喪其足
猶遺土也。申屠嘉對子產，自然其過以不
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叔山無趾，踵見夫子
曰：「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斃亦何足
為？」君子焉同。上曰：「西漢畢壽，隆真，身良之類。」

神仙酒

劉穆之，湖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
飲之，即不死。為神仙。漢武帝聞之，齊居七
日，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千人來求之，果得
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
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
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禪往
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
昔三韭三百，與...

昔人請客東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
煮韭炒韭薑醋韭耳客云適云二十七味
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
嘗請東坡食晶飯子瞻以為必精潔之物
至則飯一盃蘿蔔一碟白湯一盃坡笑曰
此三白之為臭耶相對闕然三韭三白真
可為對即瑛七
法吐以冷水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

清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

作似氣味此事未試人中酒不解治之以

湯自漬即愈湯亦為酒氣味也張華博物志

禍泉

置之瓶中酒也酌于杯注于腸善惡喜怒

交矣禍福得失岐矣倘夫性昏志亂膽脹

身狂平日不敢為者為之平日不可容為

者為之言騰烟焰事墮穿機是豈聖人賢

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清異錄

酒病

段子新家甚貧而世間事皆不以挂口有以錢遺之者必盡送酒家名酒家曰黃嬌蓋關中人謂兒女曰阿嬌子新以酒比之故云一日天苦寒人有遺之酒者飲不盡而醉夜半忽驚起以衣衾覆酒缸僵臥榻上人為言酒自不冰先生將不為寒所病乎子新笑曰人病酒可醫酒病不可療也其好飲如此外堯山堂雜錄

筍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牀筍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輕輓欺我如此曾贊寧荀林

食醫心鏡酒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

左右見其膚淺不覺晒之

北夢瑣言

酒名齊物論

唐子西論居惠州嘗醞酒二種其粗者名

養生主稍勁者為齊物論

許觀事

思為酒困

屠者許方嘗担酒二罌夜行倦息大樹下

月明如晝遠聞鳴聲一鬼自叢薄中出

形狀可怖乃避入樹後持担以自衛鬼至

驚前躍舞大喜遽開飲盡一罌尚欲開其

第二罌絨甫半啟已頽然倒矣許恨甚且

視之似無他技突舉担擊之如中虛空因

連舉痛手漸縱弛委地化濃烟一聚恐其

變幻更挫百餘其烟平鋪地面漸散漸開

痕如淡墨如輕敷久之愈散愈薄以致於

無益已漸滅矣余謂鬼人之餘氣也氣以

漸而消故左傳稱新鬼大故鬼小世有見

鬼者而不聞見義軒以上鬼消已盡也酒

散氣者也故醫家行血發汗開鬱驅寒之

藥皆治以酒此鬼以僅存之氣而散以滿
罌之酒盛陽鼓盪蒸鏢微陰其消盡也固
宜是漸滅於醉非漸滅於筮也聞是事時
有戒酒者曰鬼善幻以酒之故至卧而受
挫鬼本人所畏以酒之故反為人所困沉
酒者念哉有耽酒者曰鬼雖無形而有知
猶未免乎喜怒哀樂之心今冥然醉臥消
歸鳥有反其真矣酒中之趣莫深如是佛
心以涅槃為極樂營々者愚乎知之莊子

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歟灤陽錄消

肝臟饅頭

皇祐中廬山僧懷理往東京淨因院乞還
山林詩特清俊王安石以其詩示歐陽脩
脩戲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安石曰何謂
曰此中無一點菜氣冷齋夜話

菜菔解毒

小麥種來自西國寒温之地中華人食之
率致風壅小說載天麥麩乃此也昔達磨

遊震且見食麩者驚曰安得此殺人之物
後見菜菔曰賴有此耳蓋菜菔解麩毒也

慎懋官華
夷花木考

玉版和尚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
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
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
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於
是器之方悟其戲蘇軾詞

三無比

鍾謨嗜菠稜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萹
蒿菜菔波菘為三無比清異錄

薑菱

楚人有生而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
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已見曰請與子
以十人為質以所乘驢為賭已而遍問十
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哑然失色曰驢則
付汝薑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菱者仕

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荅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江盈科說心脉心脉敖器之善察脉嘗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李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人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李仁曰正是如此

是

鶴林

太醫院藥方

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管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觀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也集堅引

戴斗

宣醫喪命

京師語曰、宣醫喪命、勅葬破家、蓋所遣醫
官云、某奉勅來、須奏服藥、加減次第、往
必令餌其藥、至死而後已、勅葬之家、使副
洗手帨巾、每人白羅三疋、他物可知也、元
祐中、韓康公病革、宣醫視之、進金液丹、雖
暫能飲食、然公老年真氣衰、不能制、客陽
竟以薨、朝庭遣使問後事、病亂中、誤諾
勅葬、其後子姪辭焉、
孔平仲
談苑

醫

昔人云、貧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貧量
力醫、鬪參禪、醫想、獨狀醫、淫痛、飲醫、愁、讀
書醫、俗余云、對善人、醫惡念、交正士、醫邪
心、
矢醫
熱既入裏、離表已遠、馳出為難、故就大便
通泄、其熱從其近也、得汗而輕、熱從汗解
非、汗為害而欲祛之也、便矢而府熱從矢
出、非矢為難而欲攻之也、醫不察此、專與

糟粕為敵自始至終但知消尅瀉下之法
求一便矢以畢其能事矢人生命如是者

曰矢醫

徐東莊評

謁醫

有名士為酒倅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郡
有大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眾令
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
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
能盡其術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

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何遠春
渚紀聞

醫愈易方

內閣學士永公諱寧嬰疾頗委頓延醫診
視未遽愈改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弗
得公以為小婢誤置他處責使搜索云不
得且筮汝方倚枕憇息恍惚有人跪燈下
曰公勿筮婢此藥帖小人所藏小人即公
為臬司時平反得生之囚也問藏藥帖何

意曰醫家同類皆相忌務改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不誤特初試一劑力尚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之異則公殆矣所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為鬼稍頃始悟悚然汗下乃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失公鎮烏魯木齊日親為余言之曰此鬼可謂諳悉世情矣灤陽錄

墮胎藥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釧一雙就買墮胎藥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兩枝來醫者大駭力揮去半載餘忽夢為冥司所拘言有訴其殺人者至則一披髮女子項勒紅巾泣陳乞藥不與狀醫者曰藥以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毒敗於我何尤女子曰我吃藥時孕未成形儻得墮之我可不死是

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既
不得藥不能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
苦我亦見逼而就縊是汝欲全一命反戕
兩命矣。罪不歸汝又歸誰乎。冥官唱然曰
汝之所言酌乎事勢彼所執者則理也。宋
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
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
寤。我知是
南皮瘍報

南皮瘍醫某藝頗精然好用陰毒藥勒索
重貲不厭所欲則必死益其術詭秘他醫
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
亦無人敢延之者。或謂某殺人至多天何
不殛其身而極其子有佚罰焉。夫罪不至
極刑不及挈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殛其子
所以明禍延後嗣也。爨陽消

饕餮仙

近世事仙道者不務寡欲多搜黃白術貧

婪無厭宜謂之饕餮仙

清錄

衛養之術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陪祀
登拜效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云
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
聞其畧恢答云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
之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笑云
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嘔吳萊三
南史高僧表藥賦蘇然世風愈毒

醫嘯卷六

其大也... 醉道人編一

宋世祖謂劉德願曰鄉哭貴妃悲者當厚

賞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嗚咽極

悲他日有問志者曰鄉那得此副急淚志

曰我兩日自哭亡妾耳○雲仙雜記通鑑

醫術人沈某業擅... 說無

... 沈某業擅... 說無

六合沈某業醫病死心窩猶熱至數日後
如甦云被人捉入冥府冥王云汝誤醫死
數人在此索命當罰汝為驢鬼卒即以驢
皮被我體判司持簿啓云此人雖誤醫殺
人猶是人來尋彼非故害人者比且查此
人尚有三十餘年陽壽乞放還生令其改
過以儆世王即命揭去驢皮揭時甚堅痛
甚大叫一聲遂醒脊^背尚痛漸瀟爛皮肉一
塊變為驢皮病愈宛然在焉每語及解衣

示人以為戒康熙丁未年間事

陳琰曠
園雜志

莊碩十六歲一刺某

莊伯和碩澳名醫好詼諧一日李無易遺
家僮持簡詣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
和紐之曰若翁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且
書片紙以復曰來人面稱名姓罰馱藥磨
兩遭無易得之大咲即令仍負磨以還前
輩善讓風味如此伯和子允恭誠確老醫
常往來吾家猶及識之

葉盛水
日記

蘇州薛生白良醫也居南園之掃葉庄為
人曠達風雅偶遇異僧於路身披一瓢
鑄七字曰吃盡天下無敵手薛奇之邀至
家薛故不善飲時門下從遊者甚眾悉召
至布席堂中薛南向僧北向餘以東西相
向坐以瓢注酒約斤許飲一晝夜薛盡一
瓢僧盡三十六瓢一陳某薛也盡三十
八瓢僧僵三日棄瓢遁去由是薛遂自號

為瓢去

廣新

趙媪

資州趙媪業

乳醫夜聞扣門方出應為人

負去行如風至石崖下語趙云無畏吾虎

也吾妻方產能全吾妻當謝爾黃金入穴

是牝虎坐褥趙為收得虎子即負趙歸明

夜聞人呼云謝採妻子五里外虎殺一僧

衣下黃金汝取之平旦如言往果得金

登虎

王

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為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剗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佗之神里有被賊斷頸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

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于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

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外史氏曰。世稱華佗為神醫。能破腦剋臂。然未聞其能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佗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張潮

虞初新志

李生

李生者。居餘于門外。善貨殖。日賣養脾丸。於市。嘗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

則天誅地滅。家畜二婢。以事抱製李。一旦飲醉而溺死於河。其家弗知也。但惟連日弗歸。遣親信四方尋求。略無跡蹤。洎官驗視。或有報其家者。亟前詣之。已腐敗。僅能辨認。欲求免洗滌。已不及矣。遂藁葬於藪冢間。立木牌於墳。云。賣藥李郎中之墓。或有題於碑後。曰。賣藥李郎中。昂藏辨不窮。一朝天賜報。溺死運河東。未幾家計蕭然。其妻遣去二婢。尋棄所居。攜二子以事人。

或有問於妻曰爾夫修合不苟天常祐之
何返報之醜耶後夫醉之以酒扣之妻云
向所遣去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曰
木香一名曰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故受
斯報云圖書集成引
常熟蕭觀瀾韶字鳳儀因同邑有桑某所
行不謹作桑寄生傳以譏之取藥名成文
足稱工巧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為人

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
凡雌黃古今談辭如玉屑狀貌瑰異龍骨
而虎睛膂力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
里馬與劉寄奴為布衣交劉即位拜為將
軍日含雞舌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周
升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
芝朮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
即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針琥珀拾芥
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桔梗

於菹澤也。然頗好佛。與天竺黃道人密陀
僧交最善。從容言于上。上患其異端。弗之
用。木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後相結。
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柰何。
生曰。此小草寇。臣請折筮筮之。上大喜。賜
穿山甲。犀角。帶。問何時當歸。對曰。不過半
夏。遂帥兵往。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
餘數里。令士卒負大黃發赤箭。賊不能當。
遂走。絆于鐵蒺藜。或踐滑石而躓。悉追斬。

之。惟先鋒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歸。獲
無名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薏苡與
謗。此不可留也。但藉獻之上。迎勞生曰。鄉
平賊如剪草。孫吳不能過也。因呼為國老。
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乳三千兩。胡
椒八百斛。以真珠買紅娘子。為妾。紅娘子
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
香。生絕愛之。以為牡丹為藥。不能與之爭
妍也。上聞。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

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體羸謂曰卿大腹
頓減非以好色故邪宜戒淫欲節五味以
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已贈以青箱
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
故紙題詩以寄之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
得鸞膠繼斷弦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沈香
冷月娟娟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
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菜萸甘菊自重陽
妾答之曰兔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

幾時羞折黃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眉
丁香謾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壺願學
雲中雙石燕庭鳥頭白竟何遲一作天門
冬日曉蒼涼葉落愁驚滿地黃清淚暗消
輕粉面凝塵閨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
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
羊何用覓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於
上召之使還然生既溺於欲又不能防風
寒所侵寢以成疾面生青皮兩手如乾薑

皤然白頭翁也。上疏乞骸骨。王不留行。諭之曰。吾曩者預知子之有今日矣。賜神曲麴酒百斛。以皂角巾歸第。養疾而卒。作史君子曰。桑氏出於秦大夫子桑。生蓋桑。白皮之後也。有名螺蛸者。亦其遠族。生孤莖。僅知母而不識父。卒能以才見於時。非所謂却林之挂枝。沅江之鱉甲也。與其後耽之於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於熊膽。美如琅玕。而不知毒甚於烏蛇也。迷而不悟。

卒以傷生。惜哉。槩甄

臘李賦

鄭桐菴敷教先生。吾猶及載嘉定友人某作臘李賦。亦有思致。可資談笑。賦曰。葫蘆之質。油灰之色。盈頭以鑼錫為裝。燈籠以梅花為式。纖絨輕軟。如千七之初生。紫氣光盈。若點卵之乍忒。其騷也與鬚子同稱。其卑也與鷓鷹比德。官銜每自附於總兵。排行慣託名於五千。深魯智海。鶴欲斟。豈無

得意之秋胡蜂亂釘正其被窟之刻殺雞
嘗自笑其刀鈍買油竟可賒以塗額紛
雪下似花片之輕翻焰紅浮若鬼火之
騰出何須對鏡以臨粧不過盥洗而禮畢
亂曰晝夜頭光復面滑做夫妻兮不結髮
鹽鹵調來煙樞割瘡未愈時先痛然悲夫
人間百病俱可醫切莫生來滴瀝搭同上

臘李賦

幼時曾聞臘李歌曰似梅花不香似雪花

不洋似琉璃掛不得廳堂上似油灰賣不
得修船匠娘謂我底頭好似醬黃模樣同上

藥名尺牘

吳妓詹愛雲寄所歡周心恒書云檳榔一
去已過半夏更不須當歸耶盼望天南星
大腹皮忍冬藤矣誰史君子效寄生草纏
繞他枝使故園芍藥花無主耶妾時不見
白芷書茹不盡黃連若詩云芫菹不消心
上恨丁香空結雨中愁奈何奈何心恒答

曰紅娘子一別，桂枝香已凋謝矣。幾思菊花茂盛，欲歸紫苑，柰常山路遠，滑石難行。況今木賊竊發，已戟森々，豈不遠志乎？姑待從容耳。卿勿使急性子罵我曰蒼耳子狼心哉。不至白頭翁而亡，則不佞回鄉時自有金銀花相贈也。同上

啖評

臨川傳平叔占衡弱冠能文，風氣道上，嘗戲為啖評，不減晉人排調錄之，以資雅噱。

評曰：徐若水若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兌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癖，不惜他人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奮擊。周子會如飢馬競芻，啼嚙不馴。又如席間鬪犬，直令四坐縮足。徐伯子如勇卒趨焚，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輝庖翟閣，恒處惠後。

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盡鄉如千里
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為墟
又如措大噉蔗欲滓成粉席弼可如腹臍
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函谷
同上
惡阻詩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偶灑翰于小白團
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瑞
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里太

學生既宜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
乞為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
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為詞以續于
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
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
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
都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陳郁
詠白髮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

老人當日合烏頭，莫郎上官似嘗勸石少。
傳中立慎緘石勃然曰：上官似如下官日。
何劉放詩話。藥名詩。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為藥名詩百首。其美
者有：風雨前湖夜，軒窓半夏涼。不失詩家
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
令過半夏，定應照作胡蘆巴。又詠上元夜
游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加。

皮蔡見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
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衰。詞馬光

某部郎中某某以岐黃術噪名京師，適其

子病，藥之而死。翰林某集四書成句作破

承題嘲之云：長子死焉樂其可知也。蓋父

為大夫都下呼醫子疾病可以無死，今也

則亡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胡承謙

藥名詩

陳亞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幹運曲
折使各中理存乎人或曰延胡索可用乎
沈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
延胡索人胡鰓延此可贈游謁措大聞者
絕倒蔣一葵堯詩林集卷四書五
宋太素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閒就黑
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
心和夢尚在自今改題品不號醉為鄉張

子興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
呼侍身為扶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
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敵故交從事却
成讐淹細憶胷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
時以為非真中酒者不知此味同上
中酒禁書
孔融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
太祖制酒禁融書喟之曰天有酒旗之星
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

千鍾以無成其聖且祭紂以色亡國今令
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
御史大夫却慮知音以法免融官歲餘拜
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
愛方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
空吾無憂矣劉價來事劉禮叔民歲對
逐瘕文錄其為詞曰夫瘕者虐也烈
信州程俊民北科病久瘕乃為文以逐之
其文多不具錄錄

如暴暑酷如猛吏率然遇之莫知其似身
搖如懸旌足縮如有循齒如石上漱
眼似霧中看聲振林臯勝在牀之蟻鬪氣
蒸雲夢思入水而魚游如虺如蛇潛出雞
鳴星爛為鬼為蜮矯如白日青天一日二
日之間信成徒木七月八月之內威著鏢
金瘡汝亦知其醜與來病君子則汝為小
人遘厲聖人則汝為狂鬼下以世所甚尊之
士而汝敢侮之下以世所甚不美之名而汝

而又

輒居之安在其知也夫懸關中之蟹汝可
疾而驅誦少陵之詩汝可易而走直死市
之羊可賣妖祠之豕可誅哉吾是悲汝愚
冊汝法也汝何不歸深山大澤長存虛名
乃必効鼯鼠之窮何為瘡不敢對抱頭而
竄子自是而蘇霍然病已瘳勢強截出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
是夕陽天六陽飛響長相窘更忍衆色自

著鞭或好色自戕者也揚誠齋善謔曾謂
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
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猩猩銘序

唐斐炎猩猩銘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履可
以就擒刺血問與多少隨所加而得弗如
此弗肯與里人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其
肥泣而遣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也一僧
謂客云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

矣四座引而問之云夫財色名利溺人也
曷若若好酒子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
猩愛履子饕餮致禍飾辭覲免者曷若
猩推肥子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
猩含血子曹安爛言長詔

病足詩

劉基病足詩
昊天容我作支離
病瘡方除足就羸
跬步不妨猶似鼈
蹕行那得更憐
菱抱珍獻楚何堪
再斫樹收龐亦未遲
塞

叟於客中知非禍
周雞從此免為蟻
寄國寄

驅蚊詩

夜明砂與海金沙
二味和同苦練花
每到黃昏燒一捻
蚊蚋飛去別人家
木鱉菜香分兩停
雄黃少許也煩秤
每到黃昏燒一炷
安床高枕至天明

丁簞詩

元時松陽楊渠南者
滑稽士也與僧道元

食丁簞戲作詩云頭子光脚似丁祇宜

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

行脚僧遊田成西湖餘

本慧筍效傳西

余為筍效傳休奕作墓誌曰邊幼節字脆

中晉林瑯瑯之裔也以湯卒同上并每

別基遊田成西湖餘

細糲遊田成西湖餘

雙笑遊田成西湖餘

醉白道人編

醉白道人編

醉白道人編

無涯無立陵阪險其氣如平一按無暇

寒暑其格大同無色番聚落其人甚精

愛憎喜怒吹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家子

其行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打草器

械之用者若黃帝與嘗獲遊其部歸而

食了筆戲在詩云頭子荒心脚似了故宜
豆腐與液統釋伽見了呵呵笑意教詩多
行脚信如覺志誠
寫效傳
余為蜀效得休矣作墓誌曰遠幼節字脆
中晉放脚脚之倫也

醫嘯卷七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
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
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
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
其行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
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宵

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
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
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
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
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大故天下遂
不寧至子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
迂伊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
世乃命周公且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
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

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
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徃々初至焉阮
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
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
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
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東坡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
環名從之遊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

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權。環曰。子言匪實。宜
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相仁。雖不
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
子。雖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
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
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
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
敢問。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
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

猶之射于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
于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深不食
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生恒山而
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
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
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
短而欲亂子言。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
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爲
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

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
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
起松蘿者殆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
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萍耳
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
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
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筴酒成於麴猶君之
錄英亦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
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下流則吾之所謂

獨行文民可使君子懷寶焉久居此爲哉
余愛竹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
爲傳同上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
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
先至賜爵在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
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君平陽候斑
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

用事一豈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群臣皆疑
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
臺群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弗然謂之曰請
與子論事甘曰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
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
甘若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
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吾剥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
藩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

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
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
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
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勸駕乘太守
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紹梅福東嵩
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舌告縮不復
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
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
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伏歲

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吉之子為
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
至陳州治中此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田車廉頗
屈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
好醜入官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
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
可勝道哉同上修竹彈甘蕉文其
修竹彈甘蕉文其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略曰涪川兼
淇園真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
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
有臺西階澤蘭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
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
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彰蔽雖處臺
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
撰甘蕉左近杜若江蘼依源辨覆兩草各
處異列可歎既有證據是非風聞妨賢敗

政孰過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
事徒根翦葉斤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
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
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昌胤元錄文
其
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為
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為鮠表以譏
刺時人其詞曰臣鮠言伏見除書以臣為
鮠一熬將軍油蒸校尉臠州刺史脯腊

鮠表

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轔載
蔬載惕臣羨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鮠服
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激流湖底枕石
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
綺席黍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
紫膳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椒紆蘇佩櫛
輕飄纒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
成列宛轉綠麤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
啞澤九發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

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鄉池沼縉
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
選無勞謝也陽改成式西
太宗皇帝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揚素遺
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賜食品何物
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正知壑
汁為美臣憶一夕寒擁爐痛飲夜半吻甚
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壺孟連咀數根

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
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果
也上突而然之僧文瑩玉

書本草

四書有四種曰大學曰中庸曰論語曰孟

子俱性平味甘無毒服之清心益智寡
嗜慾久服令人眸面盎背心廣體胖

五經有五種曰易曰詩曰書曰春秋曰禮

記俱性平味甘服之與四書同功

諸史種類不一其性大抵相同內惟史記漢書二種味甘餘俱帶苦服之增長見識有時令人怒不可解或泣下不止當暫停復緩服之但此藥價昂無力之家往不能得即服亦不易須先服四書五經再服此藥方妙必窮年累月方可服盡非且夕所能奏功也官料為上野者多偽不堪用時得酒為佳

諸子性寒帶燥味甘者苦者淡者有大

毒服之令人狂易

諸集性味不一有微毒服之助氣亦能增長見識須擇其佳者方可用否且殺人釋藏道藏性本寒味淡有毒不可服之令人身心俱冷唯熱中者宜用胸有痰塊者服之亦能消導忌酒與茶相宜

小說傳奇味甘性燥有大毒不可服之令人狂易惟暑月神氣疲倦或飽悶後風雨寒惡及有外感者服之能解煩消

鬱釋滯寬胸然不宜久服也

費此度曰藥亦顧所用何如耳用之而

不當雖蛇蝎亦足以奏功韓信之背水陣

岳飛之不學在兵法是也用之而不當

即獲苓亦足以殞命趙括之徒讀父書

蘇王安石之傳用周禮是也此又用藥者

所當知凡張潮檀曲盡其理

諧集花鳥春秋其毒則治

春王正月梅放其英於榦譽百卉爭先

遂奪其魁蕙蘭至自緬谷鴻雁復

歸於北凡月季放其花自正月至於冬

月凡燕雀凡李凡杏凡桃凡其凡林

二月菊遷其苗於畦桃李棠杏楊梅會

於園凡蜂王使眾蜂來侵入其郭凡鳥

衣國使其子弟遊於杏林凡草凡天

三月花王牡丹即位於洛時遊於姚氏魏

氏凡金蓮寶相蕃薇及七姊妹盟於籬

彩蝶粉蝶黃蝶來聘饗之金金衣公子

歷聘於柳。封氏十八姨來伐。崔子救
之。鼈靈逐其君杜宇。竹逐其籜於外。
夏四月，柳絮大去其國。花墮如雨。亦香遊於棚。靡草死。
五月，閩人粵人使建蘭茉莉來聘。鸚鵡
二來，或剪其舌。石榴火成災。不楚美
人虞氏孫於野。李子生。王戎侵其核。
六月，芰荷及蒲蓼會於池。白蘭入居於堂。
有食木葉。善蘭至。谷子。秋。對

秋七月，桐使葉墜於地。甘露降於蕉。
蒼鷹伐鳥獲之。樂。其車。前
八月，榴逐其子於外。葵朝於日。千。蘇。耶
九月，菊放其莢於東籬。遂入。於堂。霜
及百卉戰於園。殺之。菊全師而歸。於伐
菜萸以其英歸。鴻雁來朝。
冬十月，蘭及茉莉入於溫室。其。蘇。耶
十一月，柑子。橘子。來朝。其。蘇。耶
十二月，秣陵人使水仙聘於列國。其。蘇。耶

十女史許飛雲曰麟經作于宣尼月令成
于呂氏其筆削次第皆具旋乾轉坤之
手茲乃取其凡例移而品題花鳥和神
當春清節為秋蓋尺幅之中而四時之
五氣已備同上
六朝捕蝦蟆六東蘇表
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
蟆擠酥以合藥製紫金錠某張大其事備
鼓吹旗幡喧闐以往有嘲以詩曰抖擻威

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入林披莽如
虺虎捉得蝦蟆剜眼睛圖書集引

蛛語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決老口吐經
緯黃白燦然因之自畏蠶婦操汝入於沸
湯抽為長絲乃喪厥軀然則其巧也適以
自殺不亦愚乎蠶答蛛曰我固自殺我所
吐者遂為文章天子衮龍百官紋繡孰非
我為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

坐伺其間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
而以自飽巧則巧矣何其忍也蛛曰為人
謀則為汝自為謀寧為我嘻世之為蠶不
為蛛者寡矣夫小澤難堪忍
難堪忍惡勝泄人尋廁不著夫病起人
太忌口王居玉小兒灼艾續雜纂
世有十樣佛皆禿首者也一僧二尼三老

翁四小兒五優伶六角觥七酒魚漢八打
狐人九禿瘡十酒禿清異錄

異鏡

高祖入咸陽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
裏明徹人有來照之影則見側以手掩心而
來即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有病在內則
掩心見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
膽張目動秦始皇帝以照官人膽張心動
者則殺之太平御覽引

葉法善有一鐵鏡鑑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藏府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癒天寶元年

藥鏡
作藥鏡法照人頭面喎斜不定鏡磨淨以貓兒膽汁搽鏡緣一半照人即面喎以狗血搽鏡即作狗貓形若解使胡粉搽去入式九子磨鏡鯉魚膽犬膽各少許蕪荑仁些

个合研自乾圓作九子點水向鏡上放藥九子其九子自走磨同上

宋史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

生寒故名彭肆翼山頂上有一穴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窒之夜

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
馥及曠香還頂中仍以絮室之嘗記石勒
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房有一穴恒就水洗
濯腸肺以絮室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
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大抵皆異
人也伽化緣在臨淮寂後朝庭送至故處
起塔供養蓋泗州塔是也

石人

淳熙中

崑山縣石工採巧石石墮厭之又

三年六月他石工聞石呼聲報其家鑿石
出之見其妻喜曰久聞乍風我形如裂俄
頃聲微噤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

吳方鳳
物異考

瘕石

程子遺書云波斯人發古墓見肌膚都盡
惟心堅如石鋸開中有山水如畫旁有一
女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遂致融

結如此

草

綱

時珍

水

呪水

水寶

弘治中有回入貢道山西某地徑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面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携去回之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十金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買理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令

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覆言四千以至五千回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以此已逗留數日今日悉以真物充價汝尚拒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即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昇出將出守令問事既成無番變試問此何

物耶。曰。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眾曰。不知。曰。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唯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眾。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謂畢欣。持之以往。祝九明。以詔。益性。奇水。雨無雲而降。非龍而作。號為奇水。清異錄

大明寺水。今孤相鎮淮海日。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二耀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却雙鉤。兩日不全。諸賓幕莫能辨。有大便班蒙曰。一人非大字乎。二耀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水傍。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烘然。無字兩日。除雙鉤。此字。

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洒然

湖廣總志

歲時記小春內三雨則百步蟄菴曰藥雨

藥雨藥雨今賦數天萬不一者一書下之

火氣愈病火氣愈病不食諸藥莫藥轉其

職方外紀云哥阿島曩國人盡患疫內有

名醫名依卜加得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

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矣蓋疫

為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之盡

而疾愈亦至理也學彙成博

走百病

上元張燈放花炬前後三夕男女群遊謂

之走百病縣志

游鳧問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

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

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

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

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
知以為為魅祟也醉瑯琊代

呪水者不施藥物立使騰沸始甚奇之及

得其說乃以猪囊藏袖中用手法助之耳

儲詠

疑說

跋

戊子秋月予草醫噓而成有客問予曰醫

之為道所關係鉅矣苟以生命為工夫日

且不給而今乃以詼諧之戲廢棄時月吾

恐後之論者必以此累子予答曰昔韓文

公著毛穎傳張部以書譏之曰此見執

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

為歡此有累於令德文公曰吾子譏吾與

人言為無實駁雜之語此吾所以為戲耳



夫文公命世之奇傑，固陋如予，何敢望之。唯炎熾之際，性訥言語，不欲與人噱談，聊輯此無稽之說，以為消暑之計耳。比之酒爽，不亦有間乎？子寧噤口，勿取同浴之訾。容輒然笑而領之，遂記其語。是歲孟秋八日，栲窓陳人燈下書。韓平精氣神且吾。太子母氏草書。而致其客問予曰：書醫噱後，予家考槐園嘗好學讀書，經傳子史，裨說野乘，凡有文字者，無所不窺，而讀則必鈔。裝潢為冊，二百卷，題曰槐園遺鈔，以弄于家焉。家考每誡予曰：讀書不鈔，弗若無讀。予蚤奉過庭之訓，所手鈔書，殆百餘卷。我子安負早天，無可傳者，仍舉篋附與之。淺田栗園爾後予家罹祝融之災，破書零冊，無一存焉。特自嘉識見之不謬也。家考嘗

所撰述若干種，曩歲刻虬志三卷，其他皆歸烏有矣。予著亦幾十種，傷寒及金匱疏義併雜書數品，聚珍刷印，外皆焚燬，或散佚不傳也。醫道之，此予少年戲著，乃得之鈔撮之餘者，固不足供大方觀，而項搜獲自敗篋中，竊謂殘零破冊，僅存于焦餘者，仍亦備之栗園一哂。栗園三餘之暇，或寓目以資談柄，庶幾拙著幸不致為寒烟飛灰也。予平日所締交，小島學多紀，蒞庭

淺田栗園此三人者，洵為莫逆知己。學古博聞強記，世不多有。予嘗懶怠學古督誨之，蒞庭學術瞻富，醫林泰斗。予嘗退避蒞庭，推薦之學古先逝，蒞庭墓木亦拱。栗園絕世才子，苑為當代名師，而予乃碌碌無成，徒保犬馬之齒，亦自咲其癡亦耳。嗚呼！盈毀脩短有數，而存焉非偶然也。追憶疇昔如塵如夢，不堪感慨悲愴之歎，漫記小言於筭尾以遺焉。

明治五年壬申仲夏端午日識於東京淺

竹山谷市隱樓中

香城老人喜多村直寬士衆

知封翁天壽

無何於子談書圖外吾惟亦不厭

無無無及學為是

其節與學漸趨國醫

漸開時道出於

藥由東園

明治五年七月廿五日
明山谷市臨海中
谷城老人喜多村直寛

直寛

